

## 簡介院藏套印本《杜工部集》

書籍的雕印最早為單色，明、清間開始製作多色套印，除增添美觀，更益以實用價值，成為書坊間用以招徠顧客的行銷策略之一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光緒二年粵東翰墨園刊六色套印本《杜工部集》，為目前所見印刷史上套印顏色最多者，本文將以此帙為例，一窺晚清輯錄明末王世貞、王慎中到清初王士禛、宋肇與邵長蘅等五家評之特點及其斑斕六色之刊刻方式。

### 杜詩的評點熱潮

杜甫詩歌的創作成就，早在宋代便引起文人高度的重視，為其作注的本子不勝枚舉，如宋黃鶴撰《黃氏補千家註紀年杜工部詩史》（圖一），而名氣最大的當屬郭知達的《杜工部詩集注》；到了南宋劉辰翁開始真正為杜詩評點。而元範梈亦批選《杜工部詩千家注》三百多首。明張縵有《杜工部詩通》、胡震亨撰《杜詩通》（圖二），王嗣奭著《杜臆》，顯示嘉靖以後好為杜詩作評加批的風氣。

就杜詩學的源流而言，宋人尚輯注，確立杜詩研究的基本框架；元明尚批選，由性情出發，開始注意到杜詩的藝術技巧；清代則將諸家熔為一爐，集歷代詩學之大成。

明代的淪亡，在錢謙益、金聖嘆這批明末遺民的心中留下深痛的創傷，而杜詩忠君愛國的理想和沉鬱頓挫的藝術風格正契合他們的心境，也引起共鳴。他們在詩文中難以表達故國之思，轉而透過對杜詩的注釋和評點得以委婉傾吐。於是錢謙益《錢注杜詩》、金



聖嘆《杜詩解》相繼問世。在他們的影響下，清初許多詩人和學者追隨其後，除朱彝尊、王士禛兩大詩壇盟主為杜詩作過評點外，黃生《杜工部詩說》、宋肇《杜工部詩抄》、仇兆鰲《杜詩詳注》等均在康熙年間先後成書，對日後的杜詩評點產生影響。

清代評注杜詩，闡釋紛繁，為詩壇關注的焦點，多推崇杜詩的風格多樣，無所不備，堪為作詩楷模。康熙以後如浦起龍《讀杜心解》、楊倫《杜詩鏡銓》皆為著名的評本，此盛況一直延續到清末，換言之，評杜隊伍不斷壯大，

其中盧坤輯錄的五家批本《杜工部集》頗具代表性，點燃評點杜詩的熱烈氣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明清之際顧炎武、黃宗羲、王夫之等傑出思想家的出現，使清代學術及文學思潮為之一變；再加上政治環境的轉移，都對當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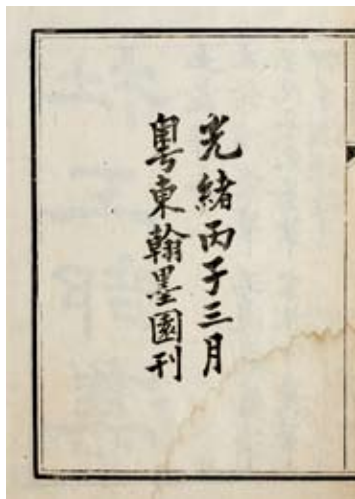
學者評論杜詩產生影響。杜詩學者們開始以較實事求是的考據態度釋杜，力求恢復杜詩本意；批評的態度由主觀的冥想轉向客觀的考察，對於前人論詩的主張和態度，並非通盤接受而是有所擇取，勇於指出杜詩不可學，不必學之處。清人



圖二 《杜詩通》清順治庚寅（七年）秀水朱氏刊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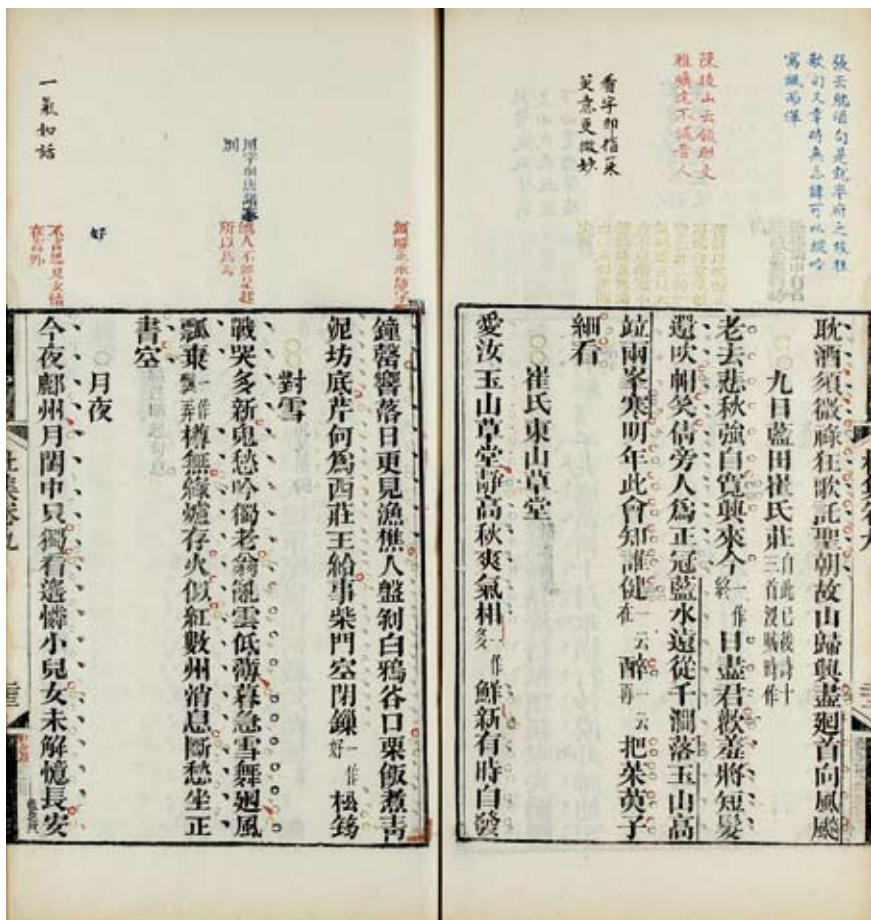
圖一 《黃氏補千家註紀年杜工部詩史》宋寶慶二年建刊本



圖四 粵東翰墨園刊此帙《杜工部集》，刻於清光緒丙子（二年）三月。



圖三 清光緒二年粵東翰墨園刊六色套印本《杜工部集》，扉葉刻有五家評點個別表示的顏色。



圖五 翰墨園刊六色套印本《杜工部集》，開卷即見各色分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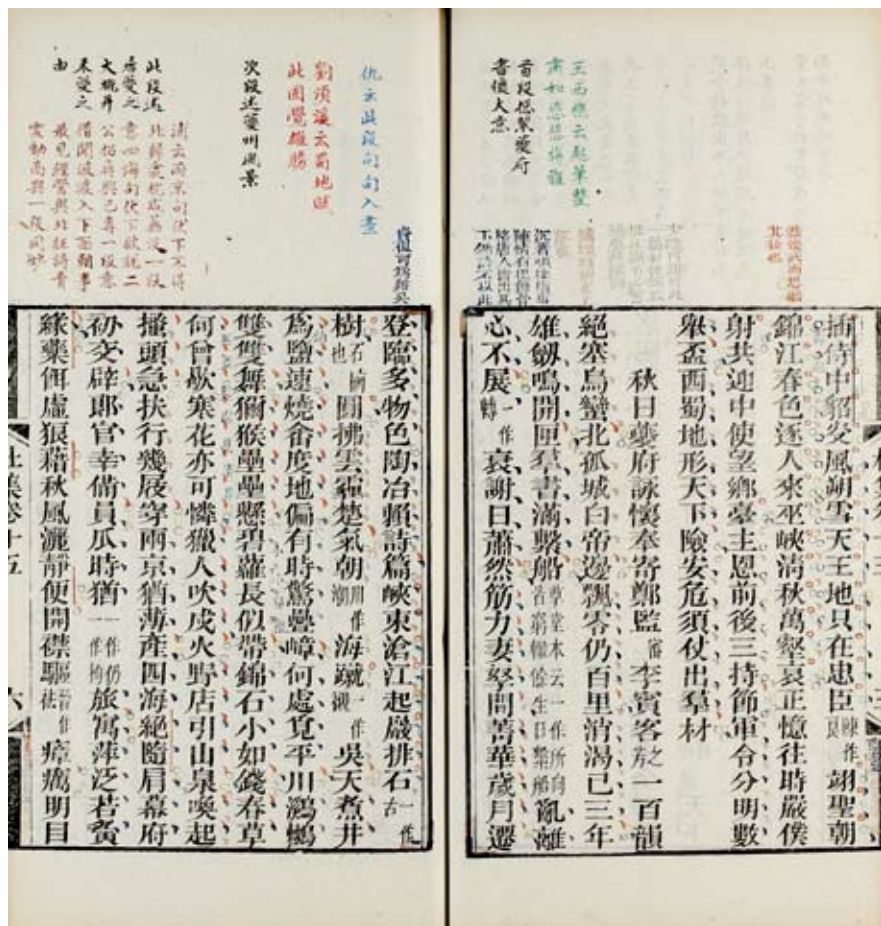
眼中的杜詩，以此五家評本為例，從王慎中評〈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〉的「如此猶未惡，然不必學。」；宋萃評〈暮春題灑西新賃草屋五首〉的「此類今斷不可學

矣。」又〈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〉的「此等句萬萬不可學矣。」都顯示出清人對杜詩的看法已有所轉變，而盧坤所輯此彙，或許引領後人以不同的角度觀看杜詩。

### 盧坤輯錄內容述要
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五家評《杜工部集》，二十卷，八冊，為清盧坤所輯，光緒二年（一八七六）粵東翰墨園六色套印本。盧坤輯錄明末王世貞、王慎中到清初王士禎、宋萃與邵長蘅等五家評點。是書版框高十七·二公分，寬十三·五公分，每半葉八行，行二十字，小注雙行，行字數同。左右雙欄，版心黑口，雙魚尾，中縫中記杜集卷次及葉次，下記每卷各色套印之次數。書根印有冊次、杜工部集及詩體。

此帙扉葉刻有牌記「杜工部集 五家評本 王弇洲紫筆 王遵巖藍筆 王阮亭朱墨筆 宋牧仲黃筆 邵子湘綠筆 光緒丙子三月粵東翰墨園刊」（圖三、四）。正文用墨色，各家評語分別用紫、藍、朱、黃、綠色套印，為目前所見套印本顏色最多者。是書五家匯評或在眉端，或於題下，或記尾端，或見詩句旁，不拘一格，開卷即見六色分陳，益以紙色



圖六 翰墨園刊六色套印本《杜工部集》，六色之手寫評語羅列於天頭。

潔白，字大行疏。讀者需要誰  
 家評點，只需依循顏色即可，  
 十分醒目。(圖五)另有用此  
 六色之手寫評語羅列於天頭，  
 字跡端秀，多以仇云、浦云等

之起語呈現。(圖六)  
 盧坤(一七七二—一八三  
 五)，字靜之，號厚山，河北  
 涿州人，嘉慶進士，曾任封疆  
 大吏、兩廣總督。盧坤禮儀傳

家，經文緯武，《清史稿》中  
 多述其為官之德政與美譽。<sup>註</sup>  
 二，道光五年捐銀一萬兩於  
 家鄉涿州興辦鳴澤書院培育英  
 才，在清代維持了八十三年。  
 道光十二至十五(一八三二—  
 一八三五)年期間，奉旨接替  
 李鴻賓擔任兩廣總督。此帙卷  
 端有盧坤所題之序有言：

詩至少陵極矣，然而言人  
 人殊。余藏有五家合評杜  
 集二十卷，編次完善，匯  
 五家所評，別以五色筆，  
 炳炳烺烺，列眉可數，譬  
 諸五聲異器，而皆適於  
 耳！五味異和而各饜於  
 口，自成一派，聚為眾  
 妙，公諸藝苑，得非讀杜  
 者一大快歟！昔宋潛溪以  
 劉晨(按：疑辰之誤)翁  
 評杜為夢語，是數家者，  
 皆海內夙稱詩宗。當不及  
 是，而讀杜者，因五家以  
 來，求津途則此中自有指  
 南，無虞目迷五色矣。昌  
 黎云，學焉而得，其性  
 之所近，是集之刻，義取  
 於斯。若夫少陵之牆宇峻

深，千門萬戶，謂五家所評足以盡之也，夫豈其然。道光甲午季冬涿州盧坤序。

內容編次依錢謙益注《杜工部集》，按體裁分類，並以各時期進行順序編排，如：「卷一古詩五十五首 天寶未亂時并陷賊中作」（圖七）。每卷目錄皆刊有詩體裁及總數，並述作於何時。前八卷為古詩，卷九至十八為近體詩，其後有表、賦、記、說、讚及策問、文狀、表、碑、誌各一卷。共計詩類一四二四首，其他文類三十二首。

盧坤對於書中五家原來的評語並非全文照錄，多數僅擷取或摘錄評語中的菁粹部份，以便集中揭示杜詩的內涵和藝術成就。論評點者的名氣與層次，盧坤所引的五家確不失清人注杜之客觀與全面，如其序言所論，盧氏認為杜詩固好，但未必每首逐一字一句皆無失誤或敗筆。書中評點有對杜詩讚賞，亦適當輯錄對杜甫詩表現不稱意或分歧意見的評

語。如〈登高〉七律，先引王士禛評語：「正當好詩，千回諷之不厭。」同時也引王慎中反面之批語：「起結接臃腫逗滯，節促而興短，句句實，乃不滿耳。」又如〈秋興〉第一首，歷來讚者甚多，但書中引王慎中評語：「『兼天接地』四字終不佳。」指出其不足；再如〈又呈吳郎〉七律，引王慎中評：「不成詩」及邵長蘅評：「此詩有說佳者，吾所不解。」邵氏之言雖較王氏含蓄，但顯然也是採取否定態度。盧坤在引正面意見的同時又引錄不同看法的評語，使人得以盡觀正反兩面的鑑賞角度，產生比較性的思考，對杜詩有更全面的認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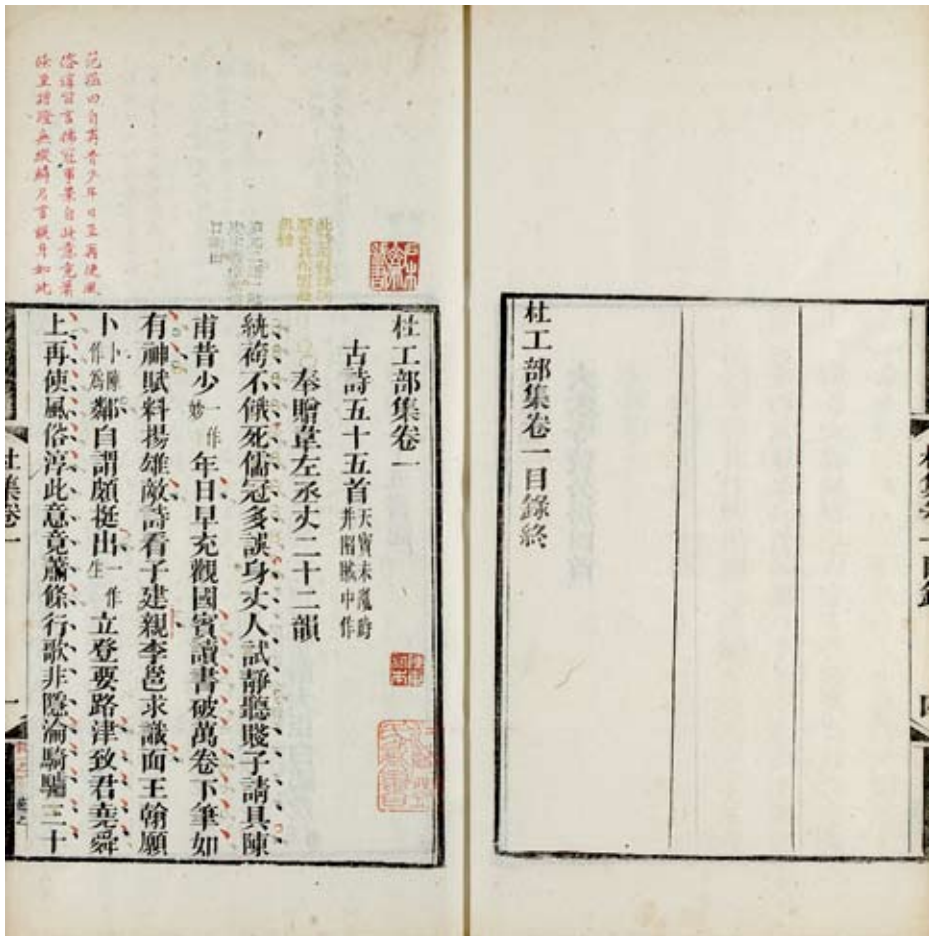
### 五家評之特色

盧坤對於書中五家原來的評語，為強調揭示杜詩的內涵和藝術成就，多處僅擷取或摘錄評語中的菁粹部份。以下試分別論述王世貞、王慎中、王士禛、宋荦與邵長蘅等五家特色，與對杜甫詩作的相關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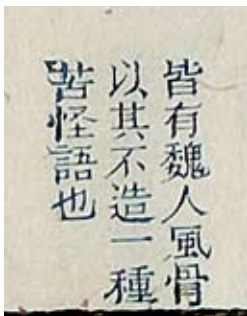
論：

王世貞（一五二六—一五九〇）字元美，號弇州山人。明代嘉隆七才子（後七子）的主要成員，當時詩壇「臺閣體」粉飾太平、文風柔靡，故倡導復古，文以「秦漢」為宗，詩以「盛唐」為尚。世貞於書中評論多著重杜詩的起語，如〈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〉評「起語突出驚人，字字接得神采。」〈贈司空王公思禮〉評「起多雄爽，亦有矯健語，而不象蕪雜。」

王慎中（一五〇九—一五五九），字道思，號遵巖居士。明嘉靖八才子之首，為「唐宋派」代表作家之一。是書中如：〈同諸公登恩慈寺塔〉評「後八句殊不成文理，于游覽間寓感慨時事，自不應如此苦刻沉晦，徒然無味。」〈遣興五首〉之三評「皆有魏人風骨，以其不造一種苦怪語也。」（圖八）又〈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〉評「末一句亦為求奇之過，反見淺俗。」杜甫常用比興手法，寫其憂愁之



圖七 每卷目錄皆刊有詩體裁及總數，並述作於何時。



圖八 王慎中藍筆評「皆有魏人風骨，以其不造一種苦怪語也」。

情，但王氏認為不需為了求奇而成怪語，「文從字順」即可。

王士禎（一六三四—一七一）字子真，號阮亭，別號「漁洋山人」。清初詩人聲望足以聳動天下，詩論又能引起後人熱烈討論者，前有錢謙益，後有王士禎。倡導「神韻說」之詩歌理論，特喜杜詩有比興之作，如〈麗人行〉評「意在言外，三百篇之致也。」又王氏著重言簡意備，如〈少年行二首〉評「前曠達後感慨，皆言簡意盡。」及〈高都護驄馬行〉評「此子美少壯時作，無一句不精悍。」〈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〉評「律法精細嚴整，點眼只一二虛字，學者宜熟玩之。」

宋荃（一六三四—一七一）字牧仲，清代詩人。早年隨侯方域接七子餘波，晚年樹幟江南，與王士禎南北呼應，相互媲美。除文人背景外，還是著名的藏書家、鑑賞家和書畫家。是書中對「北

征」評「此詩尋味所不能窮，讚美所不能盡，濫加圈點便成蛇足。」〈陪玉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〉評「玉局長句往往似此，細味之，一氣排宕中，具有沉雄之氣、精惶之色，不得不推此老獨步。」〈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〉評「此等詩獨見其大，非三唐諸家所及。」〈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〉評「鋪寫宮闕則俗矣。」〈有感五首〉評「諸詩博大渾含，意象飛動，如書家義獻；畫家董巨，卓絕千古。」〈解悶十二首〉評「詩原不佳，何必強為之解。」

邵長蘅（一六三七—一七〇四）字子湘，號青門山人，清代文學家。〈同諸公登恩慈寺塔〉評「萬狀正是登高極奇警語，若如虞山箋解，句句識切時事，謗訕君父，不幾陷子美為輕薄陰險人耶，獨虞舜瑤池似有寄託。」〈玉華宮〉評「簡遠悽涼，正以少許勝入多許。」好從樂府角度評，如〈北征〉「少陵古詩佳處，全

從漢魏樂府出，淺人不解。」〈新安吏〉評「新安無家六首，皆子美時樂府也，曲折悽愴，直堪泣鬼神。」〈岳麓山道林二寺行〉評「排比綿麗，子美七古此又為變調，蓋永叔子瞻之濫觴也。」〈灩澦〉評「拘體老氣。」

### 多版套印的極致呈現

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卷八云：

道光甲午涿州盧坤刻杜工部集二十五卷。其間用紫筆者明王世貞，用藍筆者明王慎中，用朱筆者王士禛，用綠筆者邵長蘅，用黃筆者宋犖也，是并墨印而六色矣。斑斕彩色，娛目怡情，能使讀者精神為之一振。然刻一書而用數書之費，非有巨貲大力，不克成功。

甲午即十四年，知盧坤輯錄之《杜工部集》於道光十四年首度刊刻，院藏此帙應是根據此本翻刻。

在手工抄寫的年代，為

達方便閱讀或使書的頁面更加美觀，人們已嘗試採用朱墨或多種顏色來謄寫書籍。如南北朝著名醫家陶弘景（四五—五三六），整理《神農本草經》，從《名醫別錄》中選出三百六十五種藥物以補充，撰成《本草經集注》，當時為使新舊內容不致混淆，將原有內容以朱書，新增內容用墨書，二十世紀初，吐魯番出土的初唐寫本殘片即可證實朱墨合寫的實用性。此類把不同內容以顏色區別，對研究和閱讀帶來很大的助益，故唐陸德明撰《經典釋文》卷首條例即有：「以墨書經本，朱字辨注，用相分別，便較然可求。」套印書籍的出現，應是源自古代為達到方便閱讀之功效，繕寫書籍時以朱墨分書的啟示。

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云：「標抹注釋，以教初學。」南宋時，部份古文學家為幫助青年學子學習古文，開始使用點抹和批語，用以指示讀者誦習，如程端禮（一二七一—一三四五）《分

年日程》，稱青年學子在各階段上採用不同的學習方法，以及需閱讀的書籍門類，無論經、史、古文，都要使用一定的批點方式。當時的批點符號除不同方向的點、圈、抹外，還使用黑、紅、黃、青四色，以表示更多的義法。在套版印刷法尚未發明前，這些符號與顏色的呈現，還是採用人工批點。除了為取便科舉而出現的標抹注釋，還有劉辰翁引領風潮，抒發己懷的隨性的評點，故宋元間刻的書，很多旁刻有圈點。爾後，圖書的著述與體裁更趨多樣，注疏之外，批語、評注等編纂形式也開始興盛。用同一墨色印刷不同內容難免諸多不便，時久輾轉傳刻，易使各種批點雜錯混淆，套版印書技術的探索因為實用層面的需求，至此開始醞釀。

多色雕版印刷的出現，也是印刷術由技術層面邁向藝術領域的一步。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云：「顏色套印書，始於明季，盛於清道咸以後。」明中葉以降，經濟、文化繁

榮，雕版印刷技術達到純熟境地，為套版印刷的興盛提供良好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條件；刻印工匠已能靈活應用多色套印的技法。此法一版僅上一色，不致有覆查情形，可印出版面較為複雜的作品。評注文字以多色套印能便利讀者瞭解。這種以墨色印原文、不同顏色印各家評注的風氣，一直流傳到清代，有清一代的套版印刷事業，更普及、印製更加精美。

道光四年（一八二四），兩廣總督阮元設立學海堂，粵人開始重視訓詁考據之學，訓詁考據重視版本，於是印書之風盛行。粵東各地書坊數量之多，僅次於北京和蘇州，在全國位居第三。翰墨園為廣州著名的書坊<sup>註二</sup>，主人駱浩泉，道光初即見刊印書籍，光緒時印書較多，行銷全國。其刻書最大的特點是採用朱墨套印本，尤以五色套印本居多。

### 結語

圖書所貴者雖在文字內容，使人心靈充實，然印刷裝

潢是否妍妙精采，得以盡收感官之美，亦是書籍製作中頗為重要的一環。因自然界本就多彩繽紛，人們追求色彩的欲望，講究美感的享受是亙古未變的。歷來書坊刻書向以營利為目的；而清代學術之兼容並蓄，亦是注釋、整理詩文集最為風行的時期，其中以詩文評點作為啟蒙讀物，以提高初學者的寫作能力，對書坊而言，自有其市場價值，故各書坊爭相以新的印本面貌來取悅讀者。外表美觀、形式便於閱讀，增益內容的學術性，造就套印書籍銷路極佳。以杜詩在清朝的風靡之姿，加上是書刻印俱精，雖然刻一書而耗數書之費，若無一定的市場需求，書坊當不會下此重資刻印此書，料想在當時定是廣獲好評、沽得良價之書中精品。

### 注釋：

1. 《清史稿》卷三二九（盧坤傳）。
2. 廣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，《廣州市志·出版志》，（廣東：廣州出版社，一九九八年）。整理民營出版業三巨頭：富文齋、翰墨園、五桂堂。